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蜜蜂計

第九回 董良才帶罪徵寇 救春香怒殺知縣

水冷烏江腥血流，龍爭虎鬥幾時休。可憐野哭多新鬼，白骨長憐滿地愁。

卻言丞相馬鳳岡就知董良才必到監中探望苗氏，惟恐他夫妻不忍分手，誤了校場點兵，聖上怪罪下來。因此來到校場，一看果然不見良才。丞相忙發催牌一道，前去催促；又代他扯起一桿招軍旗。等候多時，不見良才，丞相又發了一道催牌。去不多時，良才隨牌而到。丞相說：「聖上命你刻下興兵剿賊，你為何延遲？倘聖上怪罪下來，何人可擔？」良才聞言，不敢怠慢，遂即拔了一枝弓箭，傳與五營四哨，即刻點兵。這且慢表。

卻言苗青隨秦豹進京，在秦總鎮衙內存身。耳聞妹妹借屍還魂，得中狀元，妹夫受妻職，心中甚喜，欲去探望。見秦總兵父子陡起不良，本參狀元夫婦午門處斬，心中大驚。方聞馬丞相保本，妹妹寄監，妹夫帶罪徵賊。自己欲去投軍，遂來辭秦豹道：「現聞興兵剿賊，校場招軍。弟欲前去投軍。」秦豹說：「甚好！這本是大丈夫出頭日子，愚兄也有此心。曾奈我與董帥不和，恐其他不容物耳。」苗青說：「無妨。董帥是我妹丈，仁兄肯去，小弟保兄無險。」秦豹說：「賢弟肯如此，兄稟過父親，咱一同前往。」秦豹入內宅，向他父將此事稟明。秦總兵說：「去不得。倘若董良才官報私仇，如何是好？」秦豹說：「父親請放寬心。苗青係他骨肉至親，保兄無險，料無妨礙。兒此去明是投軍，暗中得便殺死董良才，以報仇恨，賴苗青所害。此為剪草除根之計。」秦總鎮大悅。

秦豹隨同苗青校場投軍，中軍官報上演武廳。良才吩咐：「令他二人隨令而進。」秦豹、苗青上演武廳，躬身口稱：「元帥，我二人情願隨營報效，與國家出力。」良才見是苗青，遂立起身形問道：「咱二人自從羅山寺一別，今日才相逢。不知兄長流落何處？」苗青回答：「自從一別，途中遇見秦公子，八拜為交，現寓在總鎮衙署內。」良才又望下問：「這一漢子，你可認的我董良才否？」秦豹！你素行不端，軍中要你何用？」吩咐左右：「給我逐出去。」苗青打躬，口稱：「元帥息怒。」馬丞相說：「元帥不可。須有容人之量，亦是用人之際，有功贖過。」苗青掛左先鋒印，秦豹為右先鋒，丞相告辭回府。良才傳令響炮起營，竟奔七星山而去。

且言秦素梅小姐占了七星山，作了女大王。帳下有一小頭目，名劉增泰，綽號山下虎。見春香美貌，有調戲之意。每見春香，他就言三語四，不止一次。春香參透其意，將此事稟於小姐知。小姐大怒，拿了山下虎一個錯，捆打了他四十。山下虎明知是春香之計，因此懷恨在心。一日小姐向春香說：「你我原是來找董生，至今未訪出下落，奴有心令你女扮男裝，下山偵訪董生消息，你可願去否？」春香答道：「奴情願前去偵訪董生。」言畢遂更換軍家之衣，乘騎下山，竟奔眉卞縣而來。這山下虎知曉春香下山，遂隨後追下山，從捷徑而趕去。趕了一晝夜，趕過了頭，就在蘆林少歇。忽聞鸞鈴所響，抬頭已看見是春香來了，遂迎頭把嚼環拉住，說：「春香姐姐下馬，我有好言與你說。」春香見是山下虎，遂問：「你有何好言，我在馬上你說罷。」山下虎說：「大王見我辦事中用，將姐姐許我為妻了。今日趕來，是與姐姐成親來了，快快下馬。」春香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若不先下手，必被他害，遂拔出防身劍，照著山下虎砍去。山下虎將身一閃，削去左耳，見事不偕，逃命而去。春香也未追殺。

這山下虎逃走，心中暗想：「好事未成，傷去一耳。此係鄆縣所屬之地，不如我到縣署投報，就說有七星山女寇下山，從此經過，知縣必然拿他，一雪削耳之仇。」主意一定，忙忙奔到縣署堂前，拾一塊半頭磚照著堂鼓連擊數下。只見曹知縣忙忙升了公堂，吩咐：「把擊鼓之人帶上堂問話。」人役即把山下虎帶至公案下，知縣一聲斷喝：「好大膽奴才，竟敢擊大老爺的堂鼓。」山下虎說：「小人名劉增泰，現有七星山女寇女扮男裝，單人獨騎下山，被小人識破，削去我左耳。今已臨大老爺縣境。」曹知縣聞言大驚失色，忙差快役帶劉增泰作眼線，前去捉拿女寇候審。

有數名快役帶著山下虎剛出東門，只見春香一騎馬到。山下虎令眾人向前去拿，眾快役近前，不由分說把春香拉下馬，以繩索捆綁，推擁至縣公堂。曹知縣令人給他脫去男服，現出一個俊俏女子。知縣不由的渾身酥麻：「我不如宛轉周折，收他為二房為妾小，有何不可？」因此也不問口供，言：「今日已晚，令官媒將女寇且押在你家，用心伺候，明日再追口供。」官媒把春香帶去，曹知縣退堂，暗將官媒喚進內宅說：「我欲收女寇為妾，你向女寇去提。若辦成此事，日後必重待與你。」官媒聞言叩謝，遂來至家中，向春香提親。春香堅志不允。官媒無可如何，只可慢慢的勸解，不敢十分威逼，只以好言相勸。

一日春香見官媒有一兒，名二憨子，年方二十餘歲。見他情形原是癡呆，遂將喚來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子？」二憨子說：「我名二憨子。」春香問：「銀子中用不中用？」二憨子說道：「是中用的。」春香說：「有一地方你可知否？」二憨子說：「南北二京東西兩廣，那裡不知？」春香問：「有一七星山，你可識路？」二憨子說：「就是八星山，我也走的熟。」春香說：「你既認的七星山，我有一封家書勞你送去，你願去否？」二憨子問：「我去送信，可給我多少錢？」春香說：「給你兩貫。」二憨子說：「少，我不去。」春香問：「你要多少呢？」二憨子說：「兩個沒有十個多，我送信就與我十個錢。」春香笑說：「我就給你十個錢。你將筆硯拿來，我寫信你好送去。」二憨子遂將筆硯拿來，春香提筆寫道：

春香百拜恩主秦小姐：婢自從女扮男裝，下山偵訪董郎，行至眉卞縣，被山寨小頭目山下虎首告，婢被緝獲。知縣逼親，現囚在官媒家中。恩主見字速發人馬以救婢子性命。書不盡述，頓首百拜。

將書寫畢封好，二憨子接書問道：「此書送交與何人？」春香說：「交七星山我家大王。」二憨子問：「大王有什麼記號？」春香說：「你見有若干人馬就是我家大王。你把書字頂在頭上，你說：『送家書的到了』，自有人接書。」二憨子說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就去了。」言罷出門，一直奔西而行。

走出西門之外，停步暗想：「這七星山在於何處？有了，我只管往前走，走上兩三日回來，就說送到了，豈不白得他十個錢，也是一個小富貴。」遂邁開大步往前行走。忽見前邊有一哨人馬，心中大喜：「此必是他家大王了，我何不迎上前去，獻上書信？」急急跑到軍前，頭頂書信，口中喊嚷：「下書。」三軍接過書信，往上傳遞。董良才拆封一看，不由的驚疑：「原來七星山賊寇是秦府小姐，這春香為我在眉卞縣受苦。為何在七星山為寇呢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遂傳令兵發眉卞縣。不多時藍旗報導：「兵至鄆縣西門外。」良才令人入城去提春香，只見偏將耿濟瀛去不多時將春香領進營。秦豹觀見大喝一聲：「好賤婢，壞我家教。今日你少爺焉能容你？」遂拔劍來砍。春香見大帳坐的是董郎，即躲入良才背後。董良才斷喝：「秦豹好小輩，在營中竟敢持劍行兇。若論軍法，就該梟首示眾。」秦豹說：「他壞我家教，該當殺之。」良才說：「若論家法，你這不仁不義之人，就該殺之。」秦豹問：「我為何不仁不義？」良才說：「當初你誣我殺你家丫鬢，你母見我非殺丫鬢之人，命你放我，你反吊打鎖在花園。不遵母命，忍心害理，是你不仁；聽信家人之言，不分皂白，誣我殺人。非蒙丫鬢同你妹妹釋放我，焉有我命？是你不義。不仁不義，人道全無，你無異禽獸，反不知愧。不是本帥今在用人之際，就該把你狗頭斬下。」秦豹被斥，退出大帳，暗想：「受他一場羞辱，有何面目對眾將？非害死他方泄心頭之恨。」忽然想起：「此處有座羅山寺，寺中僧人甚多。法空長老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不如投在那裡搬弄是非，殺此小輩，以泄此恨。」想畢乘騎去了。

這董良才見秦豹退出大帳，遂問春香：「適才來人誤將書信投在我處，小生故此特來相救。請問小娘子，秦府小姐因何在七星山為王，你在眉卞縣受苦？」春香見問，含淚遂講：「老夫人主婚，小姐不欲生，逃出府赴京尋你。七星山遇寇殺賊，權佔山寨。令奴下山訪郎君，被山上小頭目山下虎在眉卞縣出首，小奴被擒。曹知縣欲強婚，奴托人下書，誤投大營。幸喜夫妻今日相逢。」細言了一遍。良才口呼：「小娘子，這素梅小姐留落在高山，命你回山通知小姐，明日速到羅山寺相會。」春香領命，乘馬回山。

且言董良才傳下令箭，命中軍熊兆姜把知縣曹春煦提到營中，問了貪贓賣法之罪，推出營門斬首。良才修了一封家書，差人持

信至家，搬請員外、吳氏母進京。忽見藍旗報導：「右先鋒秦豹單人獨驥，投奔羅山寺去了。」良才聞報大怒，遂命中軍傳令響炮，起營殺奔羅山寺，剿殺眾凶僧，擒拿秦豹。不移時來至羅山寺，大小三軍吶一聲喊吵，把一座羅山寺圍的水洩不通。這羅山寺賊僧法空料董良才必然領兵以報昔日之仇，遂與秦豹商議迎敵。忽聞炮聲連天，官軍吶喊前來，遂急忙撞鐘聚將。只見五百多名惡僧，各執槍刀劍戟、斧鉞鉤杈、鞭鋼錘抓、和尚棍槊棒、拐子流星十八般兵械，齊集大雄寶殿，站立兩邊。法空吩咐：「眾僧各護牆垣、前後山門，以防攻破。」遂領百十名僧兵同秦豹出寺迎敵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